

東漢演義

五

八二二
2649
16-13



門八
號 2649
卷 16-15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漢義卷之五

赤眉鄭非扶盆子

却說赤眉樊崇等西入長安至鄭進謂劉盆子兄劉恭曰
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
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
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遂令衆將於鄭非高設
壇塲選日立帝六月三日衆將擁護盆子上壇南面而坐
文武皆唱山呼時盆子年十五歲原在軍中主家牧羊被
髮徒跣敝赭汗今見百官拜舞心懼恐怕欲啼兄劉茂謂
曰陛下休驚此乃天之當分爲萬民之主何故憂懼卽與

總髻半頭赤幘乘軒車駕大馬四圍絳帳遮護退居閒室
真同見戲
猶從牧兒遊戲崇雖起勇力而為衆將所宗然不知書理
難任相位時徐宣乃故縣人也原為獄吏獄吏進經便可作能通易經共推
宣為丞相丞相不知書教便作御史大夫安可無見戲天子以配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
司馬文武群臣各封贈訖却說鄧禹領蕭王之命自箕關
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其輜重
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之久未能攻下更始大將軍樊參
聞知禹圍安邑乃引大軍五萬入度太陽攻禹人報知鄧
禹禹曰狼野小賊安敢犯大即遣諸將分兵對陣樊參出
馬謂禹曰更始未有負汝何得咬反劉秀為帝今又起軍

侵犯吾境欲盡爭乎禹曰本屆大事者劉秀兄弟東蕩西
除破滅奸賊於亂世中創成基業讓彼為君今更始荒政
不理故使汝等賊心日熾熾串合赤眉假立盆子為帝欲奪
漢室江山今再不斬汝等更待何時樊參大怒躍馬提刀
直取鄧禹急率諸將出陣兩邊混戰金鼓齊鳴樊參敗走
禹率兵趕至解南衆將四圍擊殺大破之斬參首于地敗
卒各逃禹遂收軍下寨却說更始知赤眉立劉盆子於鄭
使定國公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軍共兵五十萬
衆往鄭攻伐時張昂廖湛胡殷申屠健等與御史大夫隗
囂議曰今赤眉扶立盆子為君將雄兵勇吾更始勢敗難

復支持又且累行不仁之事荒政虐民吾等早思長計莫待後悔無及可於立秋之日乘其祭社未備吾等劫殺更始見之昏也會合赤眉兵入長安共佐盆子則不失乎功名之望又且為於子孫長久之計也大夫若何隗囂大喜曰吾亦有是意但未會公等約議不敢決行正話間忽侍中劉能卿知覺即往前殿告知更始更始聞言大驚歎曰恨自不識奸佞久容賊子唆謀疾害忠良之將而今日果俟釁起言罷退殿託病不出至次日天曉召張昂等欲盡殺之昂等皆入問疾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謂眾曰吾召汝等必有事幹何隗囂不至張昂荅曰陛下少怒隗囂隨後即至更

始曰汝等四人且於外殿聽候待齊同入朕有事休四人遂退張昂廖湛胡殷見更始言異疑恐有變即突出殿外而去獨申屠捷在內更始知急傳令將捷斬首捷告曰小臣無罪陛下何故變心致臣於死更始曰朕無負汝可與眾謀造叛不容再說令武士推出斬訖却說張昂廖湛胡殷三人勒兵叫叛劫掠東西財庫至晚舉火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且令安車騎百乘將妻子載上東奔趙何等可界萌新豐而去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昂等同謀乃傳旨召入陳牧成丹隨召至殿更始令將擒下二人並皆斬之王匡知懼將兵入長安與張昂等合擊更始更始急

同趙萌領兵五萬，共攻匡昂於城內。兩軍混戰，喊殺連天。匡等敗走，趙萌趕上，王匡躍馬出城，奔投東走而去。更始收軍徙居長信宮。

帝敕關西拜鄧臣

却說鄧禹於關西解城，陞帳獨坐。忽帝使使者持節至，令人報知鄧禹。鄧禹急出迎接，至衙內，安排香燭，整笏聽宣。

策曰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正此謂也。今朕有將軍山河旦復，自與將軍野王分別，掠服

寇軍。再至于鄙，諸將不時逼請，是六月己未，不得已而

即帝位也。向託將軍西伐，歷苦勤勞，斬將破軍，山西平

服，功名已著，德譽已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工都尉授印綬，封為鄼侯，食邑

萬戶。汝敬之哉。故茲詔示，宜就母違。

侯。爵功臣之。報。故。是。不。薄。

時。年。一。十。四。而。受。

鄧禹接詔，拜舞禮畢，即令使者回鄙。是日親勒大兵五萬，渡汾陰河，入夏陽，進攻赤眉。却說更始中郎將左輔與都尉公乘歙會同十萬大軍，共進攻禹至汾陽河，兩軍相遇。鄧禹出馬問曰：汝何將士，敢來阻路？早伏受降，保汝重用。左輔曰：更始知汝反漢，共立劉秀為帝，故遣吾等特來討。

伐還敢巧飾惑我忠良言罷躍馬輪刃大叫衆將掩殺鄧禹急率諸將出陣兩軍混殺金鼓鳴天左輔等大敗撥回馬走鄧禹催軍赶上追殺數里未及卽罷回兵有詩爲証

汾陽河遇戰中郎

戟列鋒芒耀日光

殺氣騰空陰霧蔽

威聲震野賊兵藏

王匡結賊侵更始

却說赤眉樊崇等起軍至高陵忽聽砲响一聲山坡後一隊軍兵當頭一將金甲銀盔長鎗白馬手執降旗上寫定國公王匡迎順樊崇急出下馬施禮謂曰遠勞將軍至此少獲迎接乞勿見咎匡曰將軍扶德伐暴天啟人歸吾久

欲起兵接應共佐明君奈天未假願今聞將軍兵至故冒道相迎萬乞姑納爲用倘名成就雖泉下亦相戴矣崇曰將軍文武拔萃何是故謙今幸不屈英才肯護孤獨豈敢背逆而忘哉言訖二人大笑遂合兵共連而進人報更始更始大驚急令李松領兵三萬出城迎敵兩軍排列陣勢金鼓齊鳴王匡出馬謂松曰更始殘暴日肆誣斬忠良汝尚何苦力護而取辱哉李松大罵背義匹夫不思更始與汝王侯之位貪心猶未滿足交串賊兵欺天反主三合斬汝以酬君恨王匡大怒縱馬直取李松奮挺長戈衝陣對敵二人交鋒共戰十合王匡敗走李松躍馬赶上樊崇見

匡敗走急出助戰二人亦交十合不分勝負再令搗鼓又
 戰十合樊崇詐敗李松追殺趕至山坡樊崇大叫王匡等
 諸將十萬軍兵齊出四下夾攻李松將寡遮抵不住勒馬
 回走樊崇率兵趕上王匡兜弓搭箭望李松奮射中馬而
 倒樊崇急近拿住令軍綁縛囚陷餘卒皆降崇等乘勝唾
 兵攻城至東門把守校尉乃李松之弟李汎赤眉令人謂
 之曰今吾主將樊大將軍拿縛汝兄李松囚陷于是汝若
 早開門獻則活其命倘再拒頑汝生難活汎聞即開降獻
 九月赤眉入城人報更始言李松出陣被赤眉大將樊崇
 活捉復進攻城把門校尉李汎開降赤眉都已入城陛下

急將何治更始聞言大驚心惶無措急跨上馬單騎奔走

從厨城門出妻妾婦女隨後哭趕連聲呼曰陛下既欲出

逃當下馬謝城而去更始即下馬望城泣拜復上馬而去

却說朱鮪復聚兵於洛陽殘害百姓苦虐軍民帝遣大司

馬吳漢朱祐岑彭賈復堅譚等十一將軍領軍五萬進擊

洛陽各遵旨命去訖却說更始棄城奔至高陵妻子裸袒

流落道途帝聞大驚心甚憂憫乃遣使下詔封為淮陽王

詔曰

朕嘗力諫皇兄不自省察奸佞而果賊釁相凌禍起蕭
 牆悔思無及今赤眉攻迫棄位舍城妻子裸袒於道傍

妾婦流落於村徑，朕聞塗炭甚切憂思，故茲頒詔飛臨。

此亦不測之思，更始知感激否。

封授淮陽王職，再諭吏士人等，敢有仍前故違詔旨，暗相賊害者，罪同大逆。故茲詔諭，宜悉宜知。

更始正於城衙獨坐，悶想嗟吁。忽人報曰：帝遣詔至，請大王出接。更始急排香案，整笏接入，俯聽宣讀。仍依君臣禮行拜，畢眾將擁扶就職。却說吳漢等諸將領軍至洛陽，分兵圍伏，令人報知朱鮪。言吳將軍四圍排布陣勢，兵如鐵束，將軍縱能插翅騰飛，今番決要拿斬。將軍莫若早降，不失原職。如不願從，禍臨眼下。朱鮪聞言，默默無語，遂開城出降。接入漢兵，至衙安撫百姓。十月癸丑，帝親駕入洛陽。

吳漢岑彭賈復朱祐堅譚等十一將軍，引朱鮪降者齊出迎接。朱鮪進曰：小將罪該萬死，乞陛下仁恩宥恕。帝大喜，遂封鮪為洛陽太守。鮪頓首謝恩，各護車駕入城。幸南宮見殿宇壞，遂令堅譚監著校尉，整造宮府，而定都。于是却說鄧禹於汾河擊走左輔等，時劉盆子兵過肆暴殘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伏而迎。一日之間，降者以千數。餘眾號百萬，合會即行。禹遂止之，輒停車馬以勞來之。其地觀者父老童稚，垂髮戴白之人，滿車下，莫不感悅。於是鄧禹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進勸告禹曰：今赤眉已占長安，擊走更始將軍，可急進。

兵莫待養銳鋒益難與禁持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克實鋒銳未可當也然其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谷雖多變故萬端豈能堅守也哉今聞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谷多畜衆吾且休兵往北就糧養士以待赤眉勢敗乃可圖也遂不聽諸將之言引軍望北進發行至枸邑凡所諸營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聞禹兵至卽領三萬大軍出降鄧禹大喜遂令合兵一處却說帝於洛陽憂思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遣使賫敕往北催禹急取長安

敕曰

朕聞司徒鄧將軍德服諸郡可並堯也今亡賊不攻則同桀也前者朕託關中於將軍則天下重事悉從所發奚何舍政而竊小哉長安更始自赤眉侵入棄妻逃走吏卒人民遑遑無倚宜速進兵勦除寇攘解百姓之倒懸繫萬民之心望一慰朕躬之思二利兵家之快今則久駐他邦騷州擾縣而自專據何其理乎故茲敕諭宜卽加兵倘再延擱欺慢上意垂示不又

鄧禹開敕讀罷微微笑曰主上豈知吾意竟不從言遂分遣將兵且攻上郡令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一齊上

馬持戟相攻共戰十合。宗歆敗走。馮愔躍馬赶上，大喝一聲，斬歆於馬下。回至縣衙，勒兵反漢。復進攻禹，禹急令使往洛陽奏聞。帝主使者至，帝宣入問。使者具奏所事。帝曰：「愔所親愛者何人？」對曰：「護軍黃防，極與善交。」帝度愔防二人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即令使者回報言殺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許降。馮愔廣領命上馬，即往。行至柁邑，令人報知馮愔。馮愔大喜，急出迎接，邀入衙內禮坐。謂曰：「公若竭力相扶，創成功業，富貴共之。」廣曰：「蒙君不棄，當死相報，豈庸常哉？」至經月餘，防果執愔奔於洛陽獻帝。帝大喜，乃赦其罪，却說劉盆子居於長樂宮，諸將日會各

爭論功交頭接耳，亂擾席前，並無一人畏服。至臘日，崇等

設宴大會，請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更卒持兵跟護。其後文武公卿皆列坐殿上，令女樂筵前歌舞，品竹調絲，酒未至中，一人出一書簡，言欲謁賀。其餘不知書者，皆起請爲書。名各各屯聚席前，更相背向。忽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故下擾亂，不遵法律，兒戲尚不如此，何其對君飲乎？」皆宜格殺。衆人聞說，競相班開，各奮持兵，互相殺傷無數。殿上盆子莫能止之。衛尉諸葛樺聞之，遂勒兵入殿，殺百餘人，方纔定息。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同榻共臥，但得內觀主閣，而不聞外事。

若向時掖廷中。宮女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乏糧無食。掘庭中蘆菔之根。或捕池魚而食。有餓死者。因相埋於宮中。忽劉盆子至。各伏堦前。泣相告曰。陛下登位。妾等數百千人。幽閉宮中。無食忍餓死者。不可勝數。乞陛下仁憐。救妾眾人殘命。盆子聽罷。頓足嗟歎。遂令中黃門給米。每人數斗。各皆叩首謝恩。後盆子去。悉餓死宮中。不出。

盆子哀臣避赤眉

却說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遭所禍。密教盆子解下璽綬。與眾辭讓。告歸。盆子欣然。即從。建武二年正月朔。大會諸將。劉恭先謂崇等曰。向蒙諸君共立恭

弟盆子為帝。德誠深厚。奈且未週一載。混亂日甚。想不足成大事。恐命死於他人之手。返無所益也。願退為庶人。無窮感戴。崇等聽言。頓首啟曰。此皆臣等罪也。願勿疑慮。恭復堅請。崇曰。眾立天子。為生民之主。撫育四方。今式侯固為請拒。寧欲事乎。恭大慙而退。盆子乃下龍牀。解璽叩頭。告曰。今諸郡縣官。遣吏貢獻糧物。而賊盜依舊。輒見劫奪。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也。向且所立。皆非其人。不由所願。今寧乞骸骨歸鄉。以避殺害之難。諸君乞哀憐耳。言訖。淚下而哭。崇等諸將。莫不哀憐。乃皆頓首告曰。臣等無負陛下。何苦憂思。請自今已後。不敢復肆縱欲。因共抱持。

盆子扶上寶位，帶掌玉璽，盆子號呼不得已而受之。既罷

諸將無競一哭之

各出，盆子閉宮自守。從此日起，三輔諸將翕然無競，皆稱

方不小

天子聰明智度，百姓人等爭還長安市里，纔滿二十餘日，

赤眉貪嗜財物，復肆前克，混相劫奪，城中糧盡，放火焚燒

宮室，遂載寶物，引兵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

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者數百騎，望南山進發，行

至郿城，更始大將軍嚴春知，引兵三萬出城對陣。盆子曰：

何人出拿此賊？樊崇高聲應曰：小臣願往。言罷，飛馬而出，

兩軍擺列陣勢，金鼓齊鳴。二將交馬，約戰十合，嚴春敗走，

樊崇躍馬赶上，大喝一聲，連人帶馬斬為兩段，殺散眾軍。

遂入安定，非地至陽城，途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卒凍死者

如何儒介何暴

數百多人，勒兵復還，毀掘墳墓，劫取重寶，污辱呂后之屍。

侵掠生民，貪無厭足。鄧禹知其自亂，急引兵進擊，南至長

安軍昆明池，乃大饗士卒。一日陞帳，召諸將謂曰：吾欲選

日親謁高帝之廟，以祀十一帝王之樞，汝等眾人各要齋

戒，共入奠祭。眾將俱諾，遵命而退。次日鄧禹沐浴潔整，朝

服往謁神位，諸將各各淨身，跟護入廟祀畢，禹令使者收

起十一帝樞，送詣洛陽。使者遵命，即日起奉去。訖，禹遂引

兵進擊延岑，至藍田兩相撞遇，延岑出馬，頭頂金鳳盔，雉

毛纓，身披絳紅袍，白銀甲，手提方天戟，坐下赤色馬，立于

陣前大叫劉軍搦戰鄧禹出馬謂曰汝知漢司徒鄧將軍名否岑曰小雞豚書何足爲羨鄧禹大怒急率諸將進擊兩排陣勢擂鼓搖旗兵戈戟接人馬相衝延岑大喊一聲攪軍混亂鄧禹見勢將敗急收軍走延岑亦不追趕鄧禹奔至雲陽忽小軍報曰前有兩員大將一人紅袍白甲雉尾銀盔手執丈八長鎗坐下紅鬃鐵馬一人白袍金甲鳳翅煉盔手執降魔鐵杵坐下燕色烏騾領軍數萬截住去路如之奈何鄧禹聞言大驚親自勒騎向前望見紅袍鐵馬者乃漢中王劉嘉也禹遂高聲叫曰來者莫非漢中王劉將軍乎劉嘉聽說慌忙下馬施禮謂曰將軍爲何至此

鄧禹具將長安赤眉及諸處所敗之事逐一訴知劉嘉大驚復問鄧禹曰主公事勢若何禹曰自赤眉起入長安遣吾關西守禦後再未同一會今帝位于鄙而遷都於洛陽矣劉嘉大喜各叙間別之情劉嘉遂引李寶相見禹問嘉曰此將軍何人也嘉曰丞相李寶是也二人遂施禮畢劉嘉令合兵邀入城衙安歇住經數日李寶常恃相位之勢凡見禹等諸將倨慢無禮一日鄧禹會集諸將於廳衙議事寶亦自尊禹曰同僚相遇何得是倨寶曰吾居相位除使君王之外誰敢與並職乎禹曰吾受公侯之位兼領大司徒之職尚未敢倨自尊汝乃自僭其位未沾上命所賜

安敢與吾並立而玩法哉言訖喝令左右擒下斬首劉嘉
將輕舉妄動所以不愛于賊
力勸不從推出轅門斬訖寶弟李珍知禹戮殺其兄卽點
兄部諸將交攻擊禹殺其將軍耿訴禹思兵寡不與拒敵
乃拔軍走入高陵而去禹自馮愔反後威名漸損又乏糧
食軍士饑餓難忍者皆食蕪菜累與賊兵交戰不利歸附
者日益離散禹甚憂切慚愧思無計奈遂令使者報聞朝
廷取兵助擊使者領命上馬而去却說帝姊湖陽公主新
居孀寡一日帝於後殿請出問曰吾欲選擇賢臣匹配尊
姊庶免久居隻鳳獨宿孤鸞姊意何如荅曰恐無賢德莫
若自守帝曰朝臣英佐隨意所觀主曰惟大臣宋公威容

德器群臣莫及帝遂設朝令主坐於御屏風後召宋弘至
殿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臣家有前妻不敢再娶帝聞弘
奏歎曰真義士也遂不復強乃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總評

盆子一劇大是可觀恨今日登場者不能演出此景

未破赤眉重拜將

帝見宋弘謹執綱義卽加陞爲大司空弘叩首謝恩而起
忽一人趨殿奏曰鄧司徒遣使來至久待午門之外未敢
擅入乞吾王傳旨帝令宣入至殿問曰來使爲何荅曰鄧

司徒自馮愷反後與赤眉等戰敗走入高陵又無糧食士馬饑亡歸附者日益離散特遣小使報知陛下乞早發兵相助乘赤眉之亂而進擊破之莫待復聚難與相持乞陛下聖鑒帝聞奏令使先回報說隨後發兵來助使者慌忙叩首謝恩而出帝召偏將軍馮異至殿謂曰今赤眉侵入長安勢大難敵故鄧司徒累被所敗不能一勝朕托將軍勒兵往助願為竭心攻擊若破除賊後沒世不忘異曰臣蒙陛下厚恩無能可報今既所托雖死亦可也奚敢望逸而憚哉言罷遂出點兵十萬俱披重甲堅盔長鎗硬弩砲响一聲出城上馬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步卒馬兵千里不

絕帝親乘車駕送至河南乃敕之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受赤眉延岑之害萬民塗炭百姓禍殃激竄他方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陰謀反掠不道如小賊聚寨降者令其首師先至京師見朕散其小民各就農業壞其宮壁無使復聚征伐擾亂鄉方且今托將軍所事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除賊盜安撫民庶朕昔部下諸將非不能健聞取勝然好勇敢不在安集將軍素有濟世養民之才故托所往莫為勞苦所厭而空負朕願馮異頓首受命拜別引兵西行所過州縣群賊皆稱將軍望風偃伏降者數千人却說鄧禹敗至高陵日夜憂切一日獨於廳上悶坐忽

人報曰：使者回來未敢擅入，乞將軍傳令。禹聞報，急令喚至，問曰：見帝若何？使者荅曰：帝令小人先回，隨後發兵來助。鄧禹大喜，令使退飯。人報聖旨到，鄧禹急排香案，跪伏聽宣。

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慾，忘慎罰之義。惟將軍業遠功大，德著名垂，誠欲傳於無窮也。今日累戰賊兵，身經萬苦，日披堅甲，夜枕寒戈，朕甚愍切，故茲特詔。遠安慎，毋與寇爭攘。赤眉無谷，自當來服。朕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將軍可

急還朝，同評國政。則朕無慮於萬一也。臨楮拳拳，無復

再示。

便多事

鄧禹聽宣拜畢，甚慙受任，而功勞不遂，再點饑卒，復至長安。與賊累戰不利，乃還軍閿中，却說馮異軍至華陰，與赤眉約期會戰。異召軍中壯士數百人，謂曰：汝等變更衣服，與赤眉一樣粧束，埋伏道傍，待兵交戰，齊出接應。使赤眉混亂，不知方可破矣。壯士遵命去訖。忽人報曰：赤眉萬人圍擊前部，將軍急發兵助。異曰：無妨。遂少令數百人馬出救。賊見異兵寡弱，盡起同攻。異見赤眉俱出，親領大軍撞入其陣，與樊崇交馬，二人共戰十合，崇敗回走。馮異赶上。

攪陣混殺戰至日中，賊氣衰倦，馮異舉旗一展，道傍伏兵齊起，衝陣混攪，衣服相亂，赤眉不識別將，只道已兵放心前戰來者，盡遭所殺，衆遂驚潰，各相逃去。馮異追擊，趕至潞底，大殺一陣，斬首數千級，降其男女八萬餘人。樊崇等餘將東走宜陽而去。馮異收軍，遂入長安城內，安撫百姓，令使賈表至洛陽，奏聞聖上。却說漢帝一日設朝，會衆文武講議國政之事。正論間，忽一臣趨殿奏曰：「關西偏將軍馮異令使進表，乞陛下傳旨，帝令宣至殿下，使者呈上。」

表曰：

千五百年有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

景命之維新，盡驅寇賊之烟塵。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維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啟運，仗黃鉞以興師。進攻武關，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虎之噬人，正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長安薄伐，莽賊碎首於漸臺；館陶畧征，銅馬面降於塞野。逋逃驅而河北安，諸僞平而荆越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途，西北尚困於寇攘。推其所由，厥有端緒。惟彼赤眉，衆賊始自窮荒，乘更始之釁，終突奸羣而崛起。以劉盆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

甫是遺系族姓而葵倫攸斃逮于既嗣尤爲不君羣賊欺其昏弱亂政擅權百姓累遭深害劫奪財物朝廷之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弔伐以拯顛危延舉安攘而靖亂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芥之匪才忝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衝於樽俎之外旌旗靡而關西下金鼓震而淮陰平。鼉池盡曳其兵高陵競崩厥角風驅雷轟電掣星馳鎮戍潰而土崩禁衛嚴而瓦解赤眉各窟於窮邊君臣相謀於遁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走北門之車馬臣等勒兵已入其都城奉宣德威以安

黔黎盡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汗染一新驅馳雖効於微勞方畧實遵乎成算所以聿彰鴻烈者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興太平之禮樂人紀脩風俗變正萬世之綱常臣馮異頓首百拜謹奉表上聞

帝覽表讀罷大喜嘆曰此子誠有濟世安民之才輕兵一舉卽蕩微塵遂遣使賫璽書拜異爲征西大將軍及獎譽其名使者卽上馬行至長安東門停下令人入報馮異正於堂上玩讀兵書忽小軍報曰聖旨到馮異令軍急排香

案上馬出迎，接入衙內，俯聽宣讀。

詔曰：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朕初托鄧將軍討賊，累與交擊，未克取勝。今將軍一舉即破天荒，豈不猶烏之垂翅而終解奮飛，人之未遂而晚當成也。朕蒙表達，喜躍不勝。惟念將軍平除寇攘，士卒苦勞，故遣使賫封璽，綬拜為征西將軍之職。及勞撫諸軍，寇害既平，宜急返兵。故茲昭示，想悉宣知。

馮異聽宣拜畢，令使回朝。眾將齊相慶賀，大排筵席，宴勞諸軍。却說漢帝聞知赤眉餘眾走入宜陽，會集文武共議。

御駕親征，以姚期為先鋒，鄧暉為末將，王霸、堅、譚為左右。

護駕大將軍，點起雄兵六萬，戰將百員。帝傳旨軍中，前途

不許騷擾民士，擄掠財物。如違者，即斬眾軍卒，各遵聽諾。

是日上馬出城，帝乘龍鳳車，駕大馬，四圍珠簾遮護。上以皂蓋青羅，手執玉圭，足穿朱履，前呼後擁，左御右扶。凡所經過州縣，士民官吏，遠遠歡迎。旄倪觀者，伏滿兩傍，無不感悅。行經數日，至近宜陽，令人報知赤眉樊崇等聞言，惶惶震恐，不知所謂。急相議曰：劉秀兵強將勇，吾等弱寡衰微，若再與拒，決難取勝。莫若拜降歸順，以免士卒之勞。眾聞崇言，荅曰：將軍言者是也。乃遣劉恭先出，乞降。恭即出。

拜至駕前跪伏告曰盆子將百萬之衆自縛降順陛下何
 以待之帝曰既能早省待之以不死耳恭遂叩頭回報言
 帝寬洪之事衆皆大喜崇等遂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
 三十餘人肉袒拜降所得傳國璽綬及更始七尺寶劍玉
 璧等物悉將獻上帝大喜令諸將護駕入城安撫百姓賞
 勞衆軍帝見宜陽城西積聚兵甲與熊耳山相齊遂令本
 縣厨子給食與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且將兵器大陳操
 演先、王、權、德、不、觀、兵、文、叔、陳、兵、設、武、願、躬、至次日帝駕車親引諸將臨洛水操練令盆子君臣列
 於兩傍觀看帝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盆子叩首進曰臣
 罪應死猶幸陛下相憐姑赦之耳帝笑曰朕與汝同親室

豈無釋之者乎又謂崇宜諸將曰汝等莫悔降乎朕今遣
 汝歸當勒兵鳴鼓與朕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
 宣等叩頭告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
 則百姓樂安萬民喜仰今日得降聖主猶去虎口歸慈母
 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乞陛下仁恩寬宥帝曰卿所謂鐵中
 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
 弱日○宜○揚○其○是○也○溺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
 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
 立君迫急皆爭先降自以爲攻諸卿悉能完全以付於朕
 是三善也言訖遂封盆子爲趙王令崇等諸將各與妻子

東漢漢書 卷五 十六
居在洛陽，每一人賜宅一區，共田二頃，衆將叩首，各謝恩。退，帝亦還朝，於此尤見光武大度。既降服赤眉，先折以威，後揚其善，所以十萬餘人皆誠服而無後患也。有詩爲証。

親征御駕出宜陽

赤賊聞風什地降

更賜良田歸宅院

仁君自是智汪洋

總評

高祖入關，中秋毫無犯，光武征赤眉，戒士卒無爭擄掠，亭長開基，白衣創業，俱從下手處得要着也。

復攻反賊再興師

却說劉永、更始時立爲梁王，更始敗後，據國起兵，以董憲

張步爲大將軍，專據東方，自稱帝於睢陽，復立憲齊海西，王步爲齊王，故南事梁楚，而步得專集齊地，據郡一十二焉。帝聞急，召虎賁大將軍蓋延至殿，謂曰：「睢陽劉永反，稱爲帝，東據一十二郡，朕欲托將軍往伐，救援萬民。」將軍若何？延聽言欣然，荅曰：「臣卽願往。」帝遂與兵十萬，親送出城，囑之曰：「將軍此行，則東方之士悉付卿身，賴爲竭力匡護。」延曰：「此乃臣之當分，不勞聖慮。」遂拜別上馬，前望睢陽，進發行將至近，到一平坦大坡，令軍扎下營寨，來日對陣，却說劉永一日會集諸將於廳議事，忽人報曰：「洛陽漢帝差遣大將蓋延領軍十萬來取睢陽，已在十里山坡下寨，請。」

大王將何如治。劉永聞言大驚，慌手無措。小軍又報漢兵臨城請大王急發兵拒。永遂披掛，同大將蘇茂領軍五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蓋延出馬。劉永曰：汝據北方西郡，吾守東方，何得率兵犯界而討死乎？蓋延大怒罵曰：背主逆賊，更始以汝爲王，心猶未足。今又反漢，自稱爲帝，竊掠州郡，不思賤賊微身，豈能當受天子之分？三合斬汝，以絕劉氏之患。言罷，挺戈奮馬，直取劉永。二人交鋒，約戰五合，劉永敗走。蓋延赶上，蘇茂挺鎗截住。兩軍混戰，金鼓齊鳴。二將亦交數合。蘇茂抵敵不住，回馬急走。蓋延率兵趕擊，追至城下。永遂收軍走入城內，堅閉不出。蓋延分兵圍之。守

經百日，延兵盡收糧谷。城中乏食，永茂夜開西門出走。蓋延赶上截住，劉永勒馬復戰。未及三合，被蓋延奮砍一刀，連人帶馬削爲兩段。蘇茂見勢不利，保護永子劉紆奔東而去。蓋延收軍復至城下，永弟劉防舉郭獻降，接入漢兵，扶蓋延於衙端坐，防伏於前，頓首請罪。延遂赦之，却說蘇茂保護劉紆走至蘄縣，與周建等共立紆爲梁王。四年春，月蓋延引兵復擊茂，聞卽奔海西王董憲處去。却說平敵將軍龐萌爲人謙卑，遜順，帝信甚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因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有詔書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有譖已之心，使不詔。

救自疑遂反襲破延軍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

知人甚難自古嘆之此又一驗

大怒乃自將討萌即遣使與諸州將士書曰吾嘗以萌為

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宜速誅之諸將接書

各厲兵馬會於睢陽待帝臨擊是日漢帝令前將軍王梁

勒兵十萬御駕親征砲响一聲齊奔上馬擁護御駕出行

赤幟霞天金戈耀日既至先入桃城安歇却說董憲聞帝

自討龐萌乃與劉紆引兵去下邳還蘭陵助萌共擊漢帝

合兵三萬急進攻城帝聞留龍車輜重自引輕騎三千

步卒數萬夜赴任城而去其地相隔桃城六十餘里次日

諸將奏曰賊兵所來者氣勢弱寡陛下可宜速攻莫待延

聚眾益難與爭持今若一下則敬於反掌矣何懼之哉帝

曰賊兵精壯不可輕敵且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待眾方集

則可動兵城中百姓人等見漢帝駕至眾心歡悅益固堅

守時大司馬吳漢捕虜將軍馬武漢中將軍王常討虜將

光武亦善料敵者

軍王霸等俱在東郡帝遣使召之使者領旨飛奔上馬而

去却說龐萌知帝夜走任城悉起大兵進擊至城下分兵

圍住連攻二十餘日不能得下眾將軍士悉皆疲困是日

吳漢等兵至且入桃城安下次日進軍外作兩路並入帝

聞縱兵而出前後合擊萌軍大混馬武撞入陣中正合龐

萌二人交馬聞無三合龐萌敗走眾軍一齊混戰喊殺連

天董憲蘇茂等急走胸山縣去，丟下劉紆一人不知所歸。被軍士高扈斬首來降。吳漢等率兵再趕，追至胸山城下，分兵圍擊。萌等堅閉不出，困經半月之餘，城中糧盡無計。可奈董憲曰：「食盡不可虛守，兼且漢兵驍勇難與對敵，莫若夜開西門，走奔東海，再作區處。」眾將皆諾。至夜二更，憲令軍士飽食上馬，潛步開門，出未將半，有人報知。吳漢漢急分兵截擊。龐萌正望山坡前走，忽聽砲响一聲，馬武王霸領軍當頭截住。萌回後走，吳漢王常等趕至前攻。後擊左突右衝，龐萌拚命殺出，被馬武攔住，約戰兩合。馬武提起青銅刀，望龐萌腦後一砍，削為兩段。董憲乘勢衝出，吳

漢趕上，大喝一聲，殺於馬下。蘇茂高叫，將軍休戰，小將願隨鞭撻。吳漢遂令罷陣。蘇茂跳下跪伏馬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望將軍姑恕。」吳漢大喜，遂令合兵一處。於是吳漢平定江淮山東等處，聲震東都。是日班師擁駕回京而去。

勒馬討亮安社稷

却說馮異自入關中，赤眉平定，而眾寇猶盛。時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等連兵擊異。異且戰且行，屯兵上林苑中。延岑自稱武安王，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等大軍五萬，趕至上林攻異。兩軍對陣，延岑出馬，馮異罵曰：「狼野小毒，敢望大食，不思赤眉勢若利鋒，尚自面縛拜降，汝乃山雞野

雉敢與靈鳳爭巢。早伏受降，免擒碎首。延岑大怒，提刀直取二人交馬，共戰十合。延岑敗走，馮異趕殺。張郃挺戈截住，戰不三合，忙走不禁。任良出馬，亦不三合，敗陣飛走。馮異率兵趕上，大殺一陣，斬首千人。延岑、張郃、任良等將俱各逃走。諸營保守，哭護延岑者皆伏馬前，高叫將軍，小卒願降。馮異大喜，遂收兵安寨。却說延岑等走至長岡聚會，殘兵尚得二萬之數。卽行攻析，異知急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分軍五萬往擊。二將領命，各披盔甲上馬前行。鄧曄青袍鎖甲，白馬紅纓，頭頂白銀盔，手提方天戟。于匡紅袍白甲，赤馬青纓，頭戴金煉盔，手執昆吾劍，騎兵

步卒各執鞭戈，行至析縣，兩軍相遇。延岑出馬大叫：「小將對陣，鄧曄于匡二人分兵並出，不與打話，令卒擂鼓兩脇夾攻。」左衝右突，攪軍混戰。鄧曄殺至陣中，撞遇任良，戰不兩合，被曄一刀砍于馬下。延岑見勢不利，勒兵奔走。曄二人趕上，大殺一陣，斬首千級，逼其大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忙下拜降。鄧曄大喜，遂合兵入縣暫歇。却說延岑自武關走入南陽時，百姓饑餓，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則割死者之肉充饑，人相食，人黃金一斤止，換一粟一斗。道路斷絕，糧稅不輸。軍士悉以菓物而食。帝聞遣使持節至南陽，拜趙匡爲扶風侯，令其安撫百姓，及整給軍糧。趙匡承賜卽

將大兵五萬及軍馬糧艸往助馮異。異知急出迎接，邀入帳下施禮，謂曰：吾兵正在渴中，蒙君助濟，暗室生輝。匡曰：將軍威揚四海，德澤萬方，掃群賊若蕩微塵，清中原猶同拾芥。愚下識短才疎，無能智決，故不愧兼葭倚玉而投事將軍。倘沐優容，則執鞭亦無恨矣。異曰：將軍故友言乎，二人大笑。遂令設宴相待，馮異兵食漸盛，有豪傑不從令者，帝卷固宜往攻擊之，降附有功勞者，褒賜賞之，遣其新順諸將赴京見帝，散其小民，各歸農業。由是威行關中，有詩為証。

有志少年場

輕移寇虜亡

關中雷電震

凜凜翰遺香

請兵伐暴拯時危

却說耿弇憂切四方擾亂，競僭稱王，軍卒苦勞，人民怨望。一日趨殿從容奏於帝曰：關中赤眉雖定，四方僭竊猶多，彭寵竊據漁陽，張豐反於涿郡，富平獲索擾害，齊地張步稱王，故此掠縣攻城，傷民斂卒。臣請北收上谷，平服諸方，事與韓進陰請益兵事同民無怨望之心。王樂太平之世，願陛下聖鑒。帝聞奏，慨然許之。壯其威勢，乃曰：將軍誠有佐國之心，安民之志，即令勒兵五萬，親送出朝。耿弇拜別，上馬前行，至漁陽，離城五里下寨。彭寵知急，披掛上馬，引軍三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寵曰：無名小寇，故來犯界，以討死乎？耿弇大

東漢演義詩 卷五
怒罵曰豚犬豎子不識英將之名敢竊疆土兩合陣上碎首微塵彭寵大怒挺鎗直取奔令搗鼓催軍進擊兩馬相交約持三合彭寵敗走耿弇赶上混殺一陣斬首數千餘級伏屍遍野血漲平坡彭寵大敗走奔軍都而去却說征虜將軍祭遵屯於良鄉驍騎將軍劉嘉屯陽鄉會弇起軍協同攻寵共兵二十萬餘騎寵自引大軍五萬分爲兩路夾擊遵等兩軍相對祭遵出馬謂寵曰豈不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既賦以如是之人汝豈能與並哉今能早思回首下馬歸服免致軍卒勞苦黎民歛怨一旦不失功名之望而又顯於宗祖之光莫待火急眉尖噬臍無及寵曰

冠道學口氣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言罷兩邊擺開陣勢金鼓齊鳴二人交馬約戰十合彭寵敗走祭遵赶上彭寵舉旗一招純引匈奴突出耿弇劉嘉見其兵助亦往衝陣攪軍混戰喊殺驚天匈奴首將突遇祭遵交無兩合撥馬回走劉嘉截住共戰三合復回東走耿弇兜弓望寵腦後一箭射落馬下劉嘉急近斬首彭純亦撞出走耿弇截住戰不兩合活捉彭純餘卒皆伏降順有詩爲證

日夜干戈擾塞邊

彭郎空執銳披堅

乾坤有意歸明主

何事身輕喪九泉

耿弇等收軍入城至衙坐定衆縛押純推跪堦前弇令斬

首安撫百姓，大設宴會，賞勞諸軍，弁於席上言曰：吾領勅命進攻諸處，反寇漁陽、寵賊，趕投于此，感賴二將軍協助，破之。奈涿郡張豐未下，富平獲索未取，及齊地張步等處，如之奈何？遵曰：可先下張豐，後收東郡。宴罷，勒兵還攻涿郡。張豐聞知，勒兵親出對陣，頭頂金鳳盔，身穿烈火袍，紅纓白甲，玉帶烏靴，手執偃月刀，坐下追風馬，立於陣前，大呼小軍，搦戰。祭遵出馬，謂豐曰：昔高祖創業，當項氏拔山之勇，屢戰關前，卒天下猶歸於漢。而項氏逼列烏江，竟莫能與相競，今汝乃一傭夫耳。安望大食，正所謂蛟龍不起，蝦蟇混池。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不聞五百年必有

聖賢自作。古句為此詩藉口。定于一。

無謀思深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汝雖扶立妖人，與吾並驅中土，未知鹿死誰手。汝乃一村傭小寇，豈能料識成敗？三合斬汝，顯我英雄。祭遵大怒，提刀直出，兩邊擂鼓，二馬交鋒，共戰十合，不分勝敗。再令擂鼓，又戰十合。耿弇、劉嘉一齊出馬，兩邊夾攻。張豐抵敵不住，撥馬回走。祭遵等催軍趕上，四圍掩殺，攪軍大混。張豐欲衝北出，被祭遵活捉。餘兵皆降。耿弇收軍，一齊擁入城去。初，豐好信妖術，有一道士言豐當為天子，將五綵錦囊，內藏白石，繫于張豐手臂，謂曰：元石中有玉璽，豐喜信之，遂反，自稱為王。今日之敗，則為妖誣所惑。遵等至衙，坐定，眾將綁縛張豐，推跪堦前。遵曰：

不省良言，果遭吾手。言罷，喝令斬首。豐曰：且休下手。錦囊石中，還有玉璽，遵聽其言，以刀破之，仍一白石。豐乃知術之詐，被惑陷身，仰天嘆曰：當死無恨。遵曰：順漢若何？豐曰：將軍若肯姑容，願為帳前小卒。遵大喜，親下解縛。張豐頓首拜謝，眾將一齊賀功。禮畢，各歸部帳而去。

馬援說奸專智主

却說公孫述自更始敗後，據竊成都，自稱帝位，隗囂據隴右，馬援聞囂好用賢士，即往從之。囂甚敬重，每與馬援定大籌策。一日，使援往成都觀述之意，可共連否。援素與述同鄉共里，交結甚厚，即上馬行。既至，令人報知述，令召入。

至殿，親下階接，挽手並行，交拜禮畢，退於後殿坐。叙述曰：登花輝焰，果報佳音。君不憚千里之勞，而輕身下顧，頓使蓬華生輝。援曰：自關中別後，曠久音疎，未能朝夕親問，望希勿咎。言罷，使援就外館住宿，令官侍宴。更為援盪製朝服冠衣，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乘鸞車，旌旄擁護，速趨而入。饗祀禮畢，謂眾官曰：馬援不棄舊交，千里顧盼，朕欲封授侯位，大將軍之職，留其決策，以代朕勞。眾皆樂然，願留。援知曉喻眾曰：天下紛紛，雌雄未定，公孫述不能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欲修整邊幅，界限如木偶人形，豈能久留天下之賢士乎？遂辭謝而歸，行至隴右，入

見隗囂各相禮畢。問曰：將軍見述若何？援曰：子陽乃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吾等不如專意東方，可圖長計。囂遂使援奉書洛陽，援即拜別上馬前行。既至入朝，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見援至，但以巾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鄉里，自少相善。臣前至蜀觀探，述陳戟於階下，而後迎臣。臣今遠來詢問，非刺客奸人。陛下何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復，僭竊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聞甚喜，留宿殿外。己丑五

皇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帝親送出朝。馬援頓首拜辭，二人淚下分別。帝還朝殿，却說馬援回至隴右，天色已晚，欲待明早入見。囂知急出迎接，夜與並臥起而問曰：東方傳言京師若何？援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私居燕語，自夕至旦，才名畧勇，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高帝同經學博賢政事之辨。萬世無比。囂曰：卿謂何事可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豈但高祖而已？囂意不悅，謂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信援所言，遂遣子隗恂入侍光武，援因其往為將家屬隨恂。

同歸洛陽既至，援引隗恂入朝。見帝，帝大喜，令宿外館。援恂辭出，至館，住居數月而無職任。援以所居之處地曠土沃，賓客往來之多，猥褻隘窄，不足觀瞻，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援卽徙遷而去。

劉君遣將伐驍雄

却說耿弇祭遵、劉嘉等攻破涿郡，帝遣大司馬吳漢及建義大將軍朱祐領軍五萬會耿弇等同攻獲索。三人領敕卽往至涿郡，與弇等相見，合兵三十餘萬，各披盔甲上馬前行，旌旗雲擁，照耀山河。行至寓平下寨，獲索知，急引大軍十萬出城迎敵。吳漢分兵五隊列定陣勢，獲索首將出

馬，謂漢曰：「吾與汝主各據一土，並未干犯，何得故來侵界以欺人乎？」漢曰：「聖主出興，萬邪皆滅，豈容賊子混世而擾害民哉？」獲索大怒，輪刀直取。吳漢令卒擂鼓，展動旌旗，五路大兵齊出，四下掩殺。獲索大敗，撥回馬走。吳漢率軍趕襲，追至平原，四面圍住。獲索困於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出。耿弇張弓撞入陣內，望獲索首將力射一箭，穿過咽喉，落馬而死。衆將一齊混戰，塵土遮天，斬軍殺死屍伏如山。餘卒忙跪馬前叫降，尚有四萬之數。漢遂收軍入城安歇。忽人報曰：「聖旨到，耿弇等急排香案俯聽宣讀。」

詔曰

朕聞卿等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非收生谷而平定漁陽取服張豐而滅除彭寵趕董憲於梭僵斬獲索於原郡正所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今謂州已定惟張步據竊齊地未服忿恨尚生當卽進計且此賊頑性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真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再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故茲特諭宜速從命

朕特軍先

弁等接詔拜畢謂衆曰聖旨促兵不可久停遂收降集將

志已足以有人鬼世以果何恃可不恐

吏及都尉劉歆與女山陳俊共引大軍二十餘萬從東過

朝陽橋渡濟河進張步聞弁兵至急召諸將商議令大將

軍費邑領軍五萬屯於歷下又令費敢引兵五萬屯伏祝阿再令大軍十萬戰將數員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餘所以待弁戰勝負如何

大將平齊賓仰服

却說耿弁兵渡過河先攻祝阿費敢披掛上馬分兵列陣叫漢兵搦戰陳俊出馬敢曰無名小將敢來對陣星忙快退叫耿弁答話陳俊大怒罵曰村呆匹夫不識陳將軍之名故來投死言罷激若雷霆挺鎗飛出二人相交約戰十合費敢敗走陳俊赶上混殺一陣費敢大敗引數百殘兵走奔歷下而去耿弁收軍進攻巨里却說費敢走至歷下

英雄安在

入見兄邑謂曰頗奈漢軍部內一將自言姓陳甚是驍勇東與約戰十合鎗如飛雨殺我將卒占我城池弟故敗陣走回吾兄將何治之邑聞大驚急將五萬大軍遣敢把守巨里敢別上馬引兵而去耿弇行將至近使卒多伐樹木揚言填塞坑塹以險其軍數日有降者進謂弇曰邑聞將軍攻此必來救援將軍可謹備之弇曰然也遂嚴令軍中急修攻具曉諭諸部言後三日當盡力進攻巨里人報知邑邑至日果自引精兵三萬來救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當之耳今果來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耿弇自引精兵於故岡陂上排陣搦戰兩軍相遇費邑出馬高

叫漢將不怕死者對陣耿弇出馬謂曰山溪水漲洶湧浮波及至大海則無覓處汝乃一村庸俗子豈能扶寇而成大事費邑大怒挺戈直取二人交馬未及三合費邑敗走弇催軍趕陳俊等一齊掩殺邑軍自混走者各相踐足死者登墮山溝邑望北衝走被耿弇截住大喝一聲斬于馬下餘卒悉皆逃散弇遂收軍令將費邑首級曉示巨里城中城中軍見各驚怯懼費敢登城謂弇曰吾願拜降將軍肯休兵否耶弇曰汝若肯順保爲重用敢曰欲開城獻恐英雄安在將懷恨而見斬首弇曰大人說話豈有戲耶敢遂開門出接跪伏馬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望將軍憐宥耿弇大喜

下馬携起同入城中安撫百姓頓歇軍兵有詩爲證

駿馬星馳踐北沙

劍揮光影掣金蛇

奸窮望絕無烽火

化作祥烟繞帝家

時張步建都於劇令弟張藍分兵二萬據守西安令都郡太守合萬餘人共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地却說耿弇令費敢守巨里自引衆將進兵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傳令諸將曰汝等竭心相護後五日且攻西安成功之後各有褒封衆將俱諾願死相助遵令各歸帳部有人報知張藍藍人驚即會諸將謂曰耿弇欲攻吾城汝等須謹防禦衆將聽

令日夜徹守至期夜半弇令軍卒飽食上馬而行次日天曉至臨淄城近護軍荀梁等進謂弇曰將軍宜速攻西安莫使彼思謀就難復破之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防備今臨淄不覺可先攻此陡見吾等兵至必自驚亂○兵○法○在○云○虛○者○寔○之○寔○者○虛○之○由○其○不○意○攻○其○無○僞○方○半日可破矣若攻破臨淄西安孤弱又且張藍與步隔絕○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不能連救若知必然亡走歸劇豈不擊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其城堅固一時難克累與加兵死傷必多縱然拔之藍引軍奔還臨淄合兵共勢吾等反被其挫觀人虛實而下則可取勝衆將聞言乃曰將軍真神筭也弇遂令陳俊引兵五萬埋伏城西山下彼敗必從西望東奔走再令

荀梁領軍二萬於西山高阜處探望。若其將至，舉旗爲號。陳俊伏兵齊起，截住去路。吾等後襲，可擒此賊。衆將各遵去訖。是日耿弇親發大軍二十餘萬，分作五隊而進。至城下，排列陣勢，叫小寇搦戰。步弟張壽見漢兵圍擊，慌忙無措，急引精兵十萬，披掛上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謂壽曰：小將能知死乎？張壽罵曰：匹夫小寇，有何高見？敢言大話，兩合陣前碎屍萬段。耿弇大怒，提刀直取二人，交馬約戰數合，張壽收走。耿弇率軍追趕，壽見勢迫，棄城從西而走。荀梁見其將近，忙將旗幡一展，陳俊伏兵齊出，大喝一聲，當頭截住。張壽欲回後走，耿弇趕上，前後相攻。

衝陣大混，壽欲拚死撞出。陳俊躍馬趕近，望張壽脇下一鎗刺於馬下，殺死衆軍不可勝數。餘卒皆降。弇遂鳴金收軍入城安歇。張藍聞知，大懼，遂引衆將舍城奔劇而去。人報知耿弇，弇大喜曰：果遂吾意。即傳令軍中不可妄攻劇下。若張步至，則取城以激之。却說張藍走奔至劇，入見兄步，哭訴前情。張步大驚，嘆曰：吾自起兵據東一十二郡，未嘗傷失。今逢此賊，殺我手足，占我縣池，不由人不惱。言未訖，有人報曰：耿弇據城，又欲與大王爭鋒。兵馬都已整備，王何拒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耿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困倦，何足懼之。言

罷與弟張藍、張弘及大彤首將董異等兵共二十萬衆，卽起攻。奔行至臨淄大城東，分兵布陣。奔知先引衆將出淄水上，突遇董異欲戰，乃思挫其銳，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長其氣。遂還軍歸小城，陳兵於內，引其入戰。張步見奔退兵，乃曰：「小將豈敢當大見吾一至，忙退還歸，遂乘勢速兵而進。」兩軍相遇，劉歆出馬，謂步曰：「村賊尚不知死，還敢率兵對陣。今若拿住，斬首革屍。」步曰：「蛟龍淺水，遭蝦笑，汝乃一無名小寇，不禁三合之敵，敢自誇口。」急退，叫耿弇對陣。劉歆大怒，挺鎗直出，二人交馬，共戰十合，不分勝負。耿弇正於齊王宮中環臺之上觀望，見歆步交鋒，急下引兵助

殺與陳俊等分兵兩路而進，衝入陣中攪殺。步軍大敗，各相混殺。張藍望東突走，陳俊當住戰，不兩合被俊一鎗刺于馬下。張弘望見，躍馬來救，陳俊奮身轉馬，望弘腦後一鎗，破其躲過，復馬再戰三合，弘敵不住，撥回奔走。劉歆攀弓赶上，望弘奮射一箭，穿入口中，墮馬而死。衆軍大敗，張步引兵退走。耿弇等一齊追殺，趕至東城下。張步見追漸近，急扯弓撥馬，望耿弇一箭，弇見以刀挺開，躍馬赶上。二人又戰十合，陳俊劉歆兩下夾攻，步衝出走。陳俊欲趕弇，曰：「不可，今日兵馬勞倦，明日再戰。」遂令鳴金收軍安歇。是日漢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親引大軍來救，未至，陳俊謂

弁曰劇虜雖敗一陣兵馬猶盛吾等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俊謂步曰匹夫早下馬降保爲重用。莫待擒拿斬首。悔無及矣。步罵曰小人苟得一勝則自矜誇。今日再決。方顯輸贏。言罷二人交馬共持十合。不分勝負。耿弁出馬一齊掩殺。征雲蔽日塵土遮天。自早交兵至晚未罷。殺傷無數。城下溝塹伏屍填滿。弁知張步困乏。乃退兵伏於兩傍以待其出。夾攻勦殺。步見弁退軍靜果引殘兵出走。耿弁將旗一舉。伏將齊起。挾殺步軍。丟旗棄鼓。各逃奔散。弁等諸將追至鉅昧。上八十九里。僵尸相

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都而去。弁亦收軍頓歇。有詩爲證。

連日干戈擾塞疆 可憐士卒喪邱荒
無端百舌枝頭鳥 故向春風鬧夕陽

却說漢帝駕至臨淄。弁等皆出迎接入城坐定。弁等諸將一齊參見。禮畢。帝謂弁曰。聞卿與賊交兵。未能取勝。朕親來相助。以代卿勞。弁曰。臣領陛下勅旨討芟賊寇。惕惕於心。但不能智理天下。致主優游。今托陛下洪福。賊盜俱平。惟張步敗逃劇去。容臣再討。帝聞大喜。謂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

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猶勝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以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言訖，遂令設宴大會羣臣，賞勞諸軍。至次日，耿弇復進軍攻劇，張步知急，披掛上馬，引兵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不與打話，令卒擂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張步敗回本陣，欲進入城，陳俊截住，又交十合。耿弇衝陣混殺，張步大敗，急引殘兵，撓死殺出，奔投平壽。蘇茂聞知，卽將萬餘人馬來救。帝遣告聞步、茂等者，能相斬來降者，封爲列侯，千金賞賜。步聞暗思：漢兵勢大，吾身孤力寡，豈能與敵？莫若拜降，免勞軍卒。遂夜入帳，斬茂首級，送至弇軍門。肉袒負斧，請降。耿弇大喜，遂令前行，入據其城。樹起東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立各郡旗下。衆尚十餘萬人，輜重七十餘兩。遂奏帝，封步爲安邱侯。其餘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進攻咸陽，其五校餘賊聞弇兵至，望風降伏。於是齊地悉平，振旅還京。

總評

按耿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少挫其銳。真古名將也。今日東隅不靖，安得才智如將軍者爲？

國家吐氣哉。邱壑中人日引領望之。

元臣述疏論興亡

却說隗囂一日問於班彪曰。往昔周亡。戰國竝爭數世。然後方定。實乃蘇秦張儀縱橫之術。而致王興。吾今欲効以行之。可乎。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周爵五等。則諸侯從政。而本根既微。枝葉强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則傷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悞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汝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是但見愚人紛紛。並與劉氏驅立。若此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椅之。時民復知漢可興乎。彪見其強辨不聽。乃作王命論以諷之。

論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夫饑饉流來。借。窮。之。禍。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離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錢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遂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知。幾。知。與。今。之。不。若。古。人。者。遠。矣。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興。

審此二者。帝王之事。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默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臣班彪頓首百拜。謹奉論上。隗囂接論。讀罷。謂曰。若卿之論。則古之帝王。皆有預卜。而後興乎。遂不聽所言。退殿而去。彪見屢諫不從。私避出城。奔往河西。令人報知竇融。融遂出接。邀入衙廳。施禮。二人

坐叙融曰遠勞賢士下顧必有事否彪曰為屢諫謂賊不

從故私離郭竟來佐輔賢宰望納為用竇融大喜謂曰吾

則名之此演義之失

心久欲東向奈以河西隔遠如之奈何彪曰大丈夫當磊

磊落落決意而往不可疑貳以墮其志今漢帝威儀德著

仁智待人誠所謂有德之君也賢宰深明才畧博覽古今

決禍亂察廢興運猶反掌豈可久淹自溺而不見用於世

昔惠王幣聘孟子千里而來况此東郡界乎竇融聽罷大

喜因留宿帳中共畫籌策甚愛敬之却說隗囂為人奸佞

詭詐百端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一日與辨士張玄議曰吾

欲效儀秦之術無是人欲托賢士往河西說連竇融合兵

共勢公意若何玄曰臣但無儀秦之辨合縱之謀君既有

命豈敢畏憚而違哉遂拜別上馬隗囂送出郭外分首張

玄行至河西令人帖報竇融迎入施禮退堂坐叙問曰賢

士來者何意玄曰此來非別特為賢宰興業融曰吾乃一

庸才耳豈當是任縱能興舉則勢力不及張玄曰賢宰不

可疑貳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

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

無及且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

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竇融聞言沉吟未決乃曰待吾

思之張玄遂別而退融乃召眾豪傑及諸郡太守計議其

事內有識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衆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暴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兵甲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則未能當也竇融聞言甚喜遂與諸郡太守小心精詳從容決策東向五年夏月遣長史劉鈞奉書詣赴洛陽却說漢帝聞河西之地民居稠密財富谷盈又且連接隴蜀

還是人事可據

常欲招之以逼竇述一日遣使賫書遺融途遇劉鈞卽與俱還見帝具說其事帝聞大喜禮饗鈞畢乃遣劉鈞賫持璽書回賜竇融鈞遂辭帝出朝上馬回行至河西入見竇融將璽書呈上竇融接視

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富殷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奈道路隔塞悒悒何已蒙遣長史奉書所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所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以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併。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鴛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授爲涼州使。宜輒言。

竇融讀罷。大喜。自璽書一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卽復遣劉鈞。齎書請京上帝。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未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

十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軍。守持一隅。以委質

受此厚恩。而不思。猶待衆豪。決策而始。定亦可

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

謂無識者矣。

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傷痛。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奸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益之利。此三者。雖間狂夫。猶知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關口陳伏冀親慈。俯垂昭鑒。

帝覽書大喜。嘆曰。竇將軍誠有忠心於國也。卽令鈞使回報。合會進兵。鈞遂拜別。上馬而回。行至河西。入見竇融。具

東漢書卷五
說前事融深知帝意乃遣使賫書至隴右責羸

書曰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啟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悞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離兵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返聞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

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有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疾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聞之頓惕寒心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隗囂覽書讀罷、沉吟半晌、竟不從、常自矜已節智、每比西伯之熊、其將王元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遂進訊、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非有文伯、而欲率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精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聞言甚喜、卽依元計而行、遂遣人入恃、然負其險阨、欲車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總評

識時勢者呼爲俊傑、若隗囂者可謂明于料已而暗于相人者矣、師心自用、豪傑解體、卽有山河之險、何足恃哉、

